

怎样读懂乐府诗(四)

叶嘉莹

乐府诗中的社会现象

上次我们曾经讲了《上山采蘼芜》是一首乐府诗,我还提到有一首长的乐府诗,就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也叫《孔雀东南飞》,它和《上山采蘼芜》都是写妇女问题的,反映妇女不平等的地位。我小的时候,北平有一首歌,“酸枣酸枣棵棵,树叶树叶多多,我嫁我,十个公公,十个婆婆”,然后说在婆婆家怎么受苦。妇女在社会上不平等的地位,以及一些社会现象,都反映在乐府叙事诗中。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妇病行》,还有一首《孤儿行》,都是反映孤儿家庭的不幸,小孩子很小,母亲去世了。

《妇病行》是一首杂言体诗,就是说字数不整齐的。我们已经说过了乐府诗里面有杂言的,也有五言的,另外也有四言,也有楚歌的体裁。像汉武帝的《秋风词》,汉高祖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都是楚歌体。还有汉代一些祭祀的歌诗,叫做房中乐,那都是四言体。这个我们只是举了汉高祖的一些例证。四言诗房中乐,因为是祭祀的诗歌,没有很多诗歌的感情,是那种表面的歌颂的,我们就没有讲。现在我们所讲的是反映社会的现象的。现在我们看《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妻子生病,病了很久,病得很重,她把丈夫叫到面前,“丈人”就是丈夫。“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有句话一定要跟你说,可是还没来得及说,就先流下泪来,“翩翩”是一滴泪接着一滴泪,很多滴眼泪。“一何”是怎么这么多眼泪。“属累君两三孤儿,莫我儿饥且寒”,“属”念zhǔ,这里通“嘱”。

“属累君两三孤儿”,妻子说,我要去世了,留给你两三个孤儿这样的累赘。“莫我儿饥且寒”,不要使我的孩子受饿受冻,不要对他们照顾不周。“有过慎莫笞笞”,“慎”是千万,“笞笞”,用竹棒鞭打。就是犯了错,他们没有母亲了,你千万不要打。“行当折摇”,“行”是将,将要发生,“当”是一定要,我马上就要“折摇”,“折摇”是死去的意思,“摇”通“夭”,夭折。

“思复念之”,有人认为是“思”是“思想”的“思”,其实不是,在古代诗歌里,“思”是语助词,就像《诗经》里“将仲子兮”的“兮”。对这几个孩

子,我永远念着他们放心不下。

前面是妻子临死前对丈夫的嘱咐,后来妻子死了,所以是“乱曰”,这个“乱”字,是一个特殊的术语,只有乐府诗里有。“乱”,戴君仁先生的注解说是“乐之足章”,乐府诗是可以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有很多乐章,一段音乐后有停顿,再一段音乐,乐章的最后段落就叫“乱曰”。

妻子死了,“抱时无衣,襦复无里”,小孩子就没人照顾了,抱的时候,他连一件长衣都没有,“襦”是短袄,他穿的短袄连衬里都没有,因为没有母亲给他做衣服了。“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闭门塞牖舍”,年岁大一点的孤儿,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就把门和窗子都关起来。“孤儿到市”,他来到街市上。“道逢亲交”,在路上碰见亲戚,碰到他们家的朋友,就“泣坐不能起”,痛哭地坐在路边不能站起来。“从乞求与孤买饼”,他亲来乞讨,你给我点钱,我要买点食物。“对交啼泣,泪不可止”,他说得痛哭流涕,泪不能止住。

“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乐府叙事诗中间有很多转折。比如《孔雀东南飞》,有丈夫的话,有妻子的话,有婆婆的话,有妻子回娘家后母亲的话,有她哥哥的话,同时还有叙述者,第三者的话,它的层次有很多变化。

《妇病行》也是,开头“属累君两三孤儿,莫我儿饥且寒”,是妻子的话。后面是叙述人的话。“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是朋友的话。我看到这种情形,想要不悲伤,可是止不住地悲伤。“探怀中钱持授交”,摸一摸口袋里的钱,交给这个孤儿。“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朋友跟大一点的孤儿来到他们家,看到小的孤儿在啼哭,还在找妈妈,叫妈妈抱他。

“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朋友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可以临时给他点钱,让他买两块饼吃,可我没有办法长久照顾他家。所以“徘徊空舍中”,徘徊在他们贫穷的、四壁徒立的房子里。“行复尔耳”,“行复”是只好,“尔耳”是如此,我能做的只不过如此而已。“弃置勿复道”,乐府诗常常用这个做结尾。“弃置”是把它放下,“弃”是丢在一边,“置”是放下,我没有办

法,我不忍心说下去了,只好把它放下来。

另外还有一首《孤儿行》也是写孤儿的,大家可以参考来看。现在我想再让大家看一首《东门行》,因为它是很多不同的情况。我刚才说它反映了社会的种种现象,大概所反映的是“物不得其平则鸣”,诗人所反映的是社会里面的悲哀痛苦的现象。有妇女的不平等,有孤儿悲哀的生活。《东门行》不是孤儿也不是女子,是一个贫穷困苦的家庭。我们现在还是简单地把它念一下。“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一个贫穷家庭,丈夫要出门工作,可舍不得家人,已经走出东门,“不顾归”,本不想回,可还是回来了,“来入门”,又进入家门,写丈夫临走时的不忍心,是“怅欲悲”,满怀惆怅,非常悲哀。为什么悲哀?因为他舍不得走,他不放心家人,可是他走,家里人无以为生。“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悬衣。”“盎”是瓦盆,瓦盆里连一斗存粮都没有,家里面粮食吃光了。“还视”,再回头看一看,“桁”是衣服的架子,架子上没有悬挂的衣服,一件换的衣服都没有了。

旧社会中国大陆非常贫穷,小时候我住在北平城里,上学路边上都有冻死饿死的人,乡下更不用说。乡下的人确实没有衣服穿,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都要穿那一条,其他的人都要躲在家里边。李商隐有一首诗写当时唐朝长安西郊的城外,就说这一家人看见客人来了都转面向里,因为身上没有衣服可穿。所以他说“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悬衣”,看一看衣架上连一件悬挂的衣服都没有。“拔剑出门去,儿女牵衣啼”,丈夫说,我拿起我身上的宝剑,因为他要到外面谋衣食,所以身上带着防身武器。可是“儿女牵衣啼”,儿女拉住父亲的衣服啼哭,舍不得父亲走。后面就是说话了。所以我们说乐府诗的特色,它是把叙述跟对话合起来写,而且对话可以转换很多人的口吻。后面是妻子的口吻,“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别人家的妻子希望丈夫做官发财,希望富贵,我,“贱妾”,我宁可愿意跟你一起喝粥,“糜”就是粥,“哺糜”就是喝粥。过去中国穷人家煮一锅有点粮食的汤水就很好了,弄点玉米面、小米面,切两片青菜叶子就是很好的食物了。我有时候晚上看书

看得很晚,饿了就弄一锅水,放一点玉米面,切一点青菜叶子。有同学在我那里住,我说请你们吃忆苦思甜饭。当然是开玩笑,现在我们觉得吃点健康食品,吃点粗粮是很好的,可那个时候真的是“贱妾与君共哺糜”。我宁可跟你一起喝稀粥,也不愿意你离开我。

妻子还嘱咐他,如果一定要出去,“上用仓浪天故,下为黄口小儿。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真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她说,如果你一定要离开,你向上看,“用仓浪天”的“用”是因为的意思,在上因为有仓浪的天。“仓浪”本来是形容水,“沧浪之水清兮”,是孔子时候楚地的歌谣,是说江南的水那种碧蓝的颜色。“人人尽说江南好”,“春水碧于天”,春天的水比天还要蓝,“沧浪之水清”,是水的颜色,也是天的颜色,碧蓝的一片天空。上面有仓浪的青天,“下为黄口小儿”,你向下低头想一想,家里有这么幼稚的子女。“黄口小儿”是形容幼小。我们家院子一棵树上有鸟巢,春天来了,大鸟在这里生蛋孵出小鸟,小鸟的嘴巴都是黄的。你不能做一点错事,你做了坏事,上对不起上天,下对不起子女。“今时清廉,难犯教言”,现在是一个清廉的时代,你不能肯犯一点点“教言”,“教言”是法律。“君复自爱莫为非”,你要走了,“复自爱”,“复”是一个语助词,你要好好地自爱,不要为了发财做犯法的事,这是妻子说的话。后面是丈夫说,“行,吾去为迟”,他一跺脚说,行,我只好走了。说是走了,可“吾去为迟”,我怎么舍得走呢,所以走的时候迟迟其行,一步三徘徊。妻子又说,“平慎行,望君归”,我希望你平安,希望你谨慎,我永远等你回来。

这些乐府诗反映了社会现象,民间种种的生活,现在有些妻子只希望丈夫发财,不管你为非作歹,只要能挣回来钱就是好的,有愧于当年《东门行》的妻子。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遇见巫山

冯建平

木子是我在重庆时的一挚友。许多年前,他告诉我自己来自一个叫巫城的小城。那里的土地十分贫瘠,那里的妹子热情似水,那里漫山遍野都是红叶。多年以后,我与木子早已断了联系,循着他的描述,我有幸踏上了巫山这座小城。

走进巫城,记忆中的纤夫形象早已随着时间的年轮沉入江底,取代的是一座充满移民色彩的邻水江城。走过城市中央,漫步于临江步道,仿佛有过一段湿润的青春遗忘在了这里,一些过往云烟让我想起了与某个女孩柔情似水的热恋。踏上午江渡口,走过南陵古街,寻一处静谧酒舍,喝上一壶烈酒,倾听哗啦啦的流水,静看偶有停泊在岸的船只,总会让人期待与巫城妹子来一场邂逅,从宁江渡口缘起,到南宁古街缘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同欣赏巫城的夜景,感受这座移民江城的古朴模样,品味沉落在水中的千年沧桑。

踏上神女峰,站在神女之巅峰瞰万里长江,百折千回,峡谷震荡,就是这么一座多情的山,从容地接受四季更替,从容地看着淡人生离合,也从容地接受往来的过客和他们所带来的不同情怀。走进神女庙,双手合十跪在菩萨面前,清晨的钟声响起,一声佛号一声钟,洗涤红尘身外尘,不经意间想起木子曾说过的话,但愿世间安,与你共清贫。漫步于青石小镇,与神女凝望,大吼几声,古今多少事,在这里都成了过往云烟,剩下的只是巫城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走进小三峡,远山、丛林、清澈的流水蜿蜒其中,宽广、细腻、清幽,雄壮得让人振奋,温柔得让人心醉。乘上一艘小小的乌篷船,将一只手放在河水中,感受水的温度,倾听流水低吟,感受一个清幽的世界,没有忧郁,也没有痛苦。路过大昌古镇,青瓦灰墙,质朴的小镇拥有几份神韵,让人忘记了旅程的疲惫,甚至多情地以为,会有一扇窗是为我而开,会有一个人在这里等待。

巫城,没有繁华的步行街,少了一点城市的热闹与喧嚣,可走过的地方,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总会让人一生难忘。那巫山云雨,那长江三峡,那移民文化,亲身感受一下,仿佛可以抵达前世,就像做了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惊醒的梦。



《李花绽放》

卢先庆 / 摄



2021年冬,在如春的暖意里,女人们花枝招展。有在世间贩卖美丽的服装人,守着各色保暖又好看的冬装,神秘地预言,明春,人们会被冻成冰块。

倒也还没冷到被冻成冰块。但的确冷。立春的信号是由阳光发出的,但阳光仅仅只是用两天的灿烂发了个讯号而已,然后天地迅即陷入冬的寒冷中。

然而,既然立了春,雨雪便似乎不像在冬天那般肆虐了,柔性了几许。正月初五的晚上,深夜,和友人走在街上,突然有一大点一点的凉意滴在头顶贴上脸颊。开始以为是雨,却并没有大大的雨点落下来的重量和湿气。恍然惊觉,那是大片的雪花。于是便有点兴奋,一边口中啾啾地嘘着冷气,故意虚张着冷的效应,一边伸出手掌,掌心向上,依然只有一点一点的凉,转瞬即逝,只觉其意,不见其形。其实风并不刺骨,其实雪散着温馨。

春原来是首先入驻人们的意念中的。姑娘们最先被春的气息唤醒。春捂,秋冻,可是怎么捂得住呢?只要老天开恩赏赐一点点阳光,她们的服装便立即变得又轻又薄又艳丽。走在街上人群中,宛如一片一片暗沉的衰草中,倔犟伸出一朵一朵含苞初放的花,鲜嫩着,娇艳着,在阳光下闪耀着缤纷的光芒。

然后,莫测的春便慢慢地慢慢地从土地里

长出来,从林木中飘出来,从枯草中钻出来,从花苞里渗出来。

想象着的田间地头,只有嫩嫩的芽尖努力往外钻,怯怯地,弱弱地。而当你亲自走入阡陌,一定讶异不已。纵横交错的土地,蓬蓬勃勃,郁郁葱葱。豌豆的藤蔓已长及数寸,藤梢拉出长长的卷曲的茎须,盘错,交缠。用指腹轻触似有若无的尖头细须,触一下,赶快移开,生怕碰疼了它们。有专门结果实的豌豆秧,上面密密地结着豆角,豆角垂直地吊在秧上,微风拂过,它们悠然地荡着秋千,看上去觉得它们很快乐,快乐生长的豆角,就算成为人们碗中菜肴,也会鲜美无比吧?

还有胡豆,竖向空中的秧已长出一尺多长,秧杆上整齐对称成串排列着淡紫的花,外层的花瓣向两侧张开,露出中间深紫的合扣在一起蕊,那蕊就是只只紫色的眼。活脱脱就是一排排紫色的蝴蝶,整齐地排在那里,深紫的瞳孔努力睁大,好奇打量着周围不同形同胞的姐妹,或者望望天空的云朵,或者盯着振翅掠过的飞鸟,自在,悠然。田地近处,有农人摆着

春之序曲

文木

成排的蜂房。于是,有无数的蜜蜂在花间穿梭来去,有时候在深紫的花蕊上一点而过,有时候钻入花中,饱吸蜜汁。多看一会,会觉得那轻颤的花,似乎微皱着眉,经受着蜜蜂那强行的甜蜜又刺痛的爱吻。散长在秧杆上的叶,厚实,又逍遥,冷眼看一切。

街道两边的小叶蓉,不经意望去,四季都是一个样子。然而,在这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节,站在楼上俯视,细心一点,会发现密密老叶间,每一枝的梢头正悄悄吐着嫩芽。所以才,不断地有叶落,树叶依然那么多。

路边的枇杷树,一层一层的叶子间,一小簇一小簇小颗粒,灰扑扑地挤在那里。粗略看过去,以为前一季摘过的果留下的蒂,细想觉得不对,枇杷并不是一颗一颗摘的,而是一簇一簇摘的,哦,一簇,那应该是新发的枇杷树。再仔细一看,确信了刚才的猜想。那些簇拥着的小可爱,被长长的绒毛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肉眼几不可见。新生的柔弱,初出的娇嫩,孕育着成熟果实的香甜,深吸几口气,似乎就嗅见了那果实的香甜。

诗雨

高唐(外一首)

向天渊

朝为云 暮为雨的
巫山神女
从宋玉的赋中飞出
畅游于多情者的诗梦之中
至今 仍难回故里——
高唐

乡民们
与神女的感情日渐稀薄
经不得高唐观的诱惑
取红的砖 绿的瓦
点缀了自己的家

尽了赞颂或嘲讽的
唐碑与宋刻
挡不住岁月的调侃
横陈在晚间
孩童的戏笑声中

昔日妆扮神女的胭脂与口红
落入岁月这方沃土
结成红的椒 紫的茄
染彩了 仍散发芳香的
那层薄雾

多情者
不必为梦醒、诗飞
而黯然神伤
乡民们可不能 只是
听 三千峡水
枕 十二山峰

影壁:童年记忆

无月的夏夜
轮船流行江中

扫射而来的探照灯
穿透静谧的黑暗
将农舍前的荆棘 剪裁成
斑斑墨影
在土墙上缓缓移动

静坐石凳上的孩子
从蟋蟀的催眠曲中
跳起 映
挥手伸足的自己于画壁之上

点点星光 似
闪闪的顶灯
隆隆鼓声
鼓点般敲响
欢快的童颜 活泼的舞姿

瞬间之后
短剧便落幕
夏虫仍唧唧
复归凳上的孩子
心——

随船声而平静
伴灯光而远行

作者简介: 向天渊, 重庆巫山人, 文学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

如果结缘了美食家,这个时节你一定会错过寻常罕见的美味。由新鲜又养生的野菜做成的美味。凉拌荠菜,碎炒萝卜缨子,刺菜煎鸡蛋,野蒿烙饼等等等等,随便夹一种送入口中,略带苦味的清香自舌尖而起,向内全面辐射,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口腔,只觉得世事都淡远了去,万物和谐安宁。都来不及去想,数小时之前,它们都还好端端地在野地里自在吹着料峭春风。不想也罢,一念起处,心中会有几分不忍,竟然弄不明白,这究竟是对渺小生命的尊重,还是对它们的欺害。比起长大枯萎老死寒风中,这样的命运应该是足够体面的吧?

尽管杏树李树桃树都还是枯枝横呈,枝桠上连苞都还没有,但春毕竟已经来了。早春季节的寒冷,就如生活中的闲言一样,往人心里平白钻进几条蛀食的虫子,叫人不舒服,但并不伤筋动骨,可以不在意。孕育着饱满生机与希望的春天,满怀着无限美丽与灿烂的春天,正在不露痕迹地靠近。

当空气暖意融融,当大地鲜花怒放,我们约好,一起去踏春。

